

武夷新语

AI时代,我们该怎样写诗?

□远方

日前,第八届上海国际诗歌节开幕,以“诗,面对人工智能”为主题。关于人工智能,非洲首位诺奖作家、被誉为“非洲的莎士比亚”的索因卡说,无论是哪种语言,人工智能始终是人类的创造,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应当庆祝这一由人类创造的产品。“科技给我们带来的遗憾是,年轻一代不会再理解我们在比喻中所指向的东西,但科技的发展并没有从我们身上带走比喻的寓意。”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七届互联网思想者大会上,欧阳江河的作品《凤凰》被AI逐行改写,写成长诗《猎鹰》。欧阳江河说:“机器人会不会死?会不会疼痛?会不会失眠?会不会衰老?生命必死,这是诗歌最重要的母题,如果没有生物性、没有生命的体验,你怎么能写作?”诗歌是由生命和语言共同混合诞生,而AI所写的诗歌全是根据已有的、经过写过的诗歌所造就的数据库的产物。真正的诗歌是情感的东西,而这一切是人工智能很难触及的。

我们知道,AI是知识和知识的繁衍,但诗歌不是知识,诗歌传递的是人的生命意志,是以个体体验的生命体验去触碰无穷的他人之心,诗歌可以像一双手放在你的手心里面,让你感到语言的体温,但AI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体温。

本届国际诗歌节的主题“诗,面对人工智能”,的确让我们思考。在AI时代,人工智能能不能写出文学作品,写出机器人独立体系的作品,甚至超越人类智慧乃至超越人类的文学作品?机器的自动写作,是否构成了对人类智慧尊严的挑战,对人类文学艺术尊严的挑战?这又涉及人类精神生活与技术对象、艺术思想和技术思想的关系问题。而且,这一直是科学家、哲学家、美学家所思考的问题。有的认为,人类可以对机器的写作加以控制;有的则认为,人类会因为自己的作品被超越而失去自我。

我们阅读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大家海德格尔的一些评论著作,会发现海德

格尔在完成他的名著《存在与时间》之后,主要关心和思索的就是诗歌和技术。对技术,海德格尔思考的是,技术的发展关系到人类在历史中的命运,人的技术存在的根基何在,而技术又可能把他带向哪里?海德格尔把诗歌和技术看作对立的两个方面,认为应该尊重诗歌本身的艺术和思想的特点,不能把技术性思维延伸扩展到诗歌中去,不能把诗歌语言当作一种能够被操纵、被控制的技术工具。

对文化而言,技术发展的确使文化的更普及成为可能,我们看到科学技术对文学艺术表达方式方法的影响,给文艺的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从而开拓了文艺的新形式。技术时代下,文学艺术这种精神创造中出现了一种悖论:既丰富又贫乏;既是对个人的赞扬又是对个人的抛弃;既是形式的获得又是真实的丧失。在技术的作用下,文学艺术的性质不但可能会改变,而且,技术可能多少抑制了文学艺术,并使之贫乏起来。

我们读读董桥的《星期天不按钮》,书中写的就是科技力量对人类文化中诗意、文学冲动、艺术想象这些创造精神的摧毁。其实,我们对“人工智能”能不能写出比肩人类智慧甚至超越之的文学作品,机器的自动写作是否构成了对人类智慧尊严的挑战、对人类文学艺术尊严的挑战的疑问,反映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的焦虑和文化的焦虑。

现在看来,无论赞成技术或者反对技术都是毫无意义的。有人说,诗歌将是人类的最后阵地,诗人不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因为构成诗人这一独特生物体的,不只是某种智慧,诸如潜意识、挫败感、非理性想象力、直觉、讽刺的能力、语言晦涩与准确之间的平衡等等,都是要在真正的人间经历命运无常的磨炼才能得到的。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发起了对人类文学尊严的挑战,我们该怎样面对?这值得每个诗歌写作者、诗歌评论者和读者认真考量。



诗路花语

看海

(外三首)

□林秀美

在海边 在霞浦东壁
所有的语言都是多余的
所有不是语言的叫喊也是多余的
不像在山里
任何一点声音
都会有回响 或微小或高亢
没有回响 这似乎不是哲学
也更是哲学
一种思考被另一思考覆盖
一阵波涛被另一阵波涛替代
潮起潮落
更迭的光芒隐藏在海岸线

在霞浦看海 不止于神秘
还需波澜不惊地远眺

多重霞浦

海浪声声 一阵一阵扑来
拍击礁石铸就豪情回响
一颗披荆斩棘的心就此决绝
嘶吼过后的涛声
终将回归宁静
这不是你要的目的地
惊心动魄
是谁在遥远的距离设置了重重关卡
当我翻越一座座高山
来到东壁的背后
多重霞浦 渔火 伴随着海潮
一盏接一盏呢喃
多重霞浦 渔船 帆帆 海螺
万物在她的掌心
都有了别样的称谓
重重的空间填满诗意的韵味
是大海的味道
像我要回忆的故事
些许温暖 些许苦涩
像我们曾经经历过和未经历的
那些刻骨铭心的
相拥和分离 海边的爱情
我们只是爱着
在霞浦山海间的缝隙中寻找新的维度
无关颜值 无关时间

多重霞浦 十月最好
一片海一座山原野不动
却也会有不动声色的四季潮汐

遇见:一条鱼的练习曲

在更辽阔的海面上
在三都澳 在宁海渔村
更深处网箱里
一条鱼只是一种物质
从未有过悲伤和喜悦

生命里注定带来不确定性
就像宿命
偶然中交织着必然
成为一张巨大的网
大黄鱼 鲈鱼 游弋其中
每一次呼吸都会掀起波浪
或者安静地成为
深水中无法辨识的部分

一定有一把隐形的利剑
藏在时间的后面
携带前世的基因
辗转吸纳着后天的风雨
按动季节的密码
复制一条又一条相似的生命

孤独是重重叠叠的食物
总是从天而降
搅拌着人生的悲喜
一条鱼 需要多少日子
才能跨过岁月松动的标点
完成关于命运的铺叙

三月 一个早春的日子
阳光倾泻 海风徐徐
在宁德 在船上 你和我看着
就这么看着网箱里
一条又一条的大黄鱼

内心用尽人间的修辞

上清溪上

一
必须绕过几重山
必须蹭过几条河
必须忍受几多漫长和等待
才能抵达
那梦想的地方
……

二
不如 就此一别
别
红尘而去
不如 就此一撑
撑起
撑起时间与速度
悲伤与幸福

三
山秀得滴绿了
树绿得滴水了
滴到上清溪
滴成
几尾透明的游鱼

云远了天远了心近了
阳光 从你的发梢射出
微风 从你的臂弯里穿过
轻轻抬起头
时光与心跳
突然间停下了下来
陡峭的悬崖
摇曳的黄花
她们在风中的歌唱
湿漉漉地流淌
清澈而
绵长

四
上清溪上
谁是溪底那枚青石
谁是崖上那朵小花
久远的等待中
当你的竹筏掠过眼前
只一闪 只一笑
就是人间最温暖的牵挂

五
上清溪上
与流水一起行走
与风景一起移动
当那只调皮的小鸟
突然从溪边弹出
当那尾鲤鱼
一跃跃上你的竹筏
请不要惊慌
那是我
最优美抑或
最后的飞翔

六
就这样
以上清溪的速度和姿势
流向远方吧
流成碧波粼粼
流成白云悠悠
流成花枝灿烂
流成绿草葱茏
……

七
舟随水流
人随心走
九曲回肠的上清溪呵
仿佛大地的脚步
从春天出发
在冬季到达

八
你看 苍茫大地上
没有一个人不在生命的流程里
一路找寻
一路收获
而后
燃烧成历史
流淌成岁月

游目骋怀

云间浮古镇

□邱明

天蓝云白,幽深静谧。瑶里,土房、木屋、吊脚楼,簇拥着从山腰蜿蜒盘旋至山顶,不经意中垒出了宫殿似的巍峨与壮观。

这儿的吊脚楼,与西南少数民族吊脚楼风格不同,楼底不关牲畜,只是稀疏堆放些杂物,显得闲散空廓。

岁月苍老,木楼斑驳。从破旧吱吱作响的楼板踏过,灰尘纷纷扬扬透过缝隙洒落。在光线的折射下,它们争先恐后抢着替老屋叙述过去的故事。

走过小溪石板桥,溪畔几堵断垣,圈不住菜畦爬架的丝瓜豆角们的蓬勃绿意。有披着肥硕绿叶的粗藤,蟒蛇般随意在地面游走,不经意藤叶里滚露几颗金瓜。金瓜,这是当地人对既可当菜又可当粮的南瓜的昵称。

断垣尽头,一座古屋,兀立斜阳。院墙破损,上下厅、厢房、偏屋、天井格局齐全,只是规模不大。

村巷深处,数间老屋柴扉半掩,木梁黝黑,窗棂腐朽,芭蕉篱斜,母鸡啄虫,黄犬慵懒。没有大院豪宅,没有楼阁水榭,没有灯红酒绿;只有烟雨朦胧,山环水绕,只有田畴陌荒,蝶飞蜂吟,只有潭碧径幽,花开鸟啼。

顺石阶扶栏杆,弯弯曲曲攀行屋宅之间,到了依山而建的村落最高处。登临屋顶露台,俯视,屋脊毗连,黑压压一大圈的黑瓦,气势磅礴,中有一汪碧水,乃村中清塘。

村口河谷,芭蕉茎苗叶肥,浓荫簇拥竟将一座娇小的廊桥包裹,只露出桥

顶乌篷船似的脊背。

一阵风起,从原始森林持续吹吐出薄纱淡雾,与溪水水汽汇集漫漶,渐而愈浓愈密。此时,近景迷蒙远景模糊,听觉却分外敏锐。簌、簌、簌,气疾雾驰,宛若千军万马身旁飞掠,发出震颤轰鸣。又过一刻,噗、噗、噗,气虚风弱,眼前景物渐趋明晰,只见雾团化作丝丝缕缕芦花般的云絮,它们嬉戏追逐,越飞越高。

在高空,云絮在气流的作用下打旋翻卷,变成大片大片的云朵。它的体积虽然不断扩充膨胀,却形态清扬洒脱,忽而踟蹰婉约,忽而飘逸豪放。云儿漫天飞舞,气势如海,一波波径向村寨席卷奔涌。瑶里,云海变幻中,似月宫隐约,在琼宇中悬浮摇曳。

从路边拐下,进入原始森林。林间水汽盈沛,叶片露珠晶圆。古木森森,参天横斜,自然清新;青藤翠蔓,爬绕挂垂,率性随意。一片腐生真菌,杂生灌木丛中。红菇、金线莲,水润汽氲,鲜嫩的叶芽冠盖,像翡翠水头充足滑腻,晶莹剔透。阳光透过密密的枝杈缝隙碎碎地洒下来,草木吐纳的芬芳气息弥散在林间幽径里。

晌午,农舍炊烟袅袅娜娜,被风扶摇曳卷入路过的云朵儿,它们相拥相融,云儿湿了低了,拴在老屋上头眷恋依偎不想走了。我们在院坪围桌而坐,喝着山茶,看对面山沟一排楼屋风景,煞是惬意。

山里的云儿跟好客的主人一个脾性,一拨拨相邀着赶热闹。端碗,吹吹滚烫的茶水,抬首发现,对面楼屋居然在烟云里湮逝;放碗,主人殷勤提壶续水,礼让客气着,对面楼屋倏忽又在烟云里裸露。白云苍狗,岁月不居的心境油然而生。

菜是家常,豆角生脆,金瓜甜糯,笋干细嫩,鸡鸭家养的,味道自然鲜美。尤其是红烧肉焖豆腐,色香味俱佳,挡不住舌尖上的诱惑,须臾,一扫而光。

老酒三盅,颊染红,人微醺。人世的淡然恬静,莫过于斯。



新人新作

冬色

□安方

冬总是如约而至。这南方的冬日,似乎总不成气候,阳光常常明媚,不热烈,有点柔软。

偶尔,早起时窗玻璃上挂着冷雾氤氲的样子,裹着一瞬间的彷徨,欲说还休,冷终究是冬的底色吧。

楼的对面有一方小小的草地,看着有些荒芜,似乎不应该为城市所包容,却实在是野草、野花的天堂。一到冬天,便寂寥了许多,显得有些疏离的落寞了。那些从草尖里冒出的点滴美艳,似乎耗尽了生命,又似乎趴在一堆枯黄地下,悄悄地积攒一些绿意,让人有些意外的惊喜,给裂缝里的水泥边一丝生命的细节。

值此寒冬,斜靠一方小窗,看着零星的草梗光秃秃地挺立,时间仿佛凝滞在前,只随着风儿轻摆,不同于春日的生机,这遍地萧条亦可以从容不迫地温暖人心,缓慢地,在心间浮浮沉沉,于一片隐匿中乍见还欢。明朝沈周的“冬日晴可爱,温如君子人。即之不觉热,默生怀抱春”,说的大概就是此时此景吧。我索性放下手中的书,下楼去亲近这一方的自然。

风迎面而来,才惊觉不似室内望着的和煦。终是冬日,即使阳光灿烂也挡不住这风里暗含的凌厉。白居易《早冬》诗曰:“十月江南天气好,可怜冬景似春华。”曾经总对这句诗有着疑问,而今,似乎是福至心灵,如漫天花瓣飘落,盈满心扉。冬还是冬,心境却一转“此时却羡闲人醉,五马无由入酒家”之感。风从飘起的长发吹过,一丝清冷于发间入了脖间的肌理,体温合着脉搏泛着午后的温柔,交织于心头。心的角落,进了一丝光影,便有了不一样的滋味,纵使惆怅,也得一瞬的开释。

小路弯弯曲绕,我并没有向着它要去的方向追赶一个结局。我驻足停留在这方草地前,回望我房间的窗户,阳光正好在窗玻璃上折射的弧度就是我站的地方。人眼的光显得格外刺眼,再看仔细,天光变得缥缈,挂满了闪烁的晕影。原来,冬日亦不是无情的,曾经错过的五彩斑斓的光影只是我不曾的回望。可时间的叶脉笼住了所有,我亦只能回望,除此,别无他法了。

草坪被水泥固住了一圈,随意的、并不工整的边沿像针脚凌乱的即兴而

发。几簇枯黄斜斜趴着,我伸手扶了扶它们,摆正了。我想,也许这也是它们想要的姿势。枯落的过往,是时间留着的痕迹,是来过的方向。“满船风雨满船花”,相对于绿意盎然,这样的枯黄和萎靡何尝不是一种气象非凡的底蕴?它们的根系不还牢牢抓着地下的土吗?若时间可以往返,一草一秋色又何妨?它们终还是它们,散去一身秋意,还有来春的蓬勃生机。

对岸的山水里隐着不少层层叠叠的高楼,一定有许多人家庸常自在过着,或许在忙,或许像我一样,得片刻闲着,一任思绪飘飞。素来平缓的白云,今日似乎也有些着急了,在我的头顶上,一簇簇地,热闹地过去了。内敛的冬里,眼前的草坪虽小巧自有一番敦实,一望而不忘。



12月新人 安方,原名翁晓玲,1984年生,福建福清人,小学教师,作品散见于报刊。本文为新作之三。

